

黑影

张 昆 华 著

群众文艺小丛书

群众出版社

44.572
01457

653351



10054876

社 科 库 清 3



黑影

张 昆 华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777号信箱保卫科长陈西树正在庆贺乔迁之喜时，他的妻子突然被摩托车撞死。接着，777号信箱电工房发生火灾，烧死了“电工——车祸肇事者”。与此同时，777号信箱卫生所的漂亮女医生，又闯进了陈西树的生活，让人一时摸不着头绪。该部小说的特点就是情节紧张、曲折，引人入胜。小说揭露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的情谍活动。

黑 影

张昆华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 2.75印张 48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91 定价：0.48元

印数：00001——67000册

隶属于国防科委管辖的七百七十七号信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邮政代号，而是一个从事高级的火箭燃料研究的保密单位。它那一幢幢银灰色的高楼，掩映在K市近郊的一片苍翠的桉树林中。那有着电网装置的铁青色的高墙，蜿蜒于四周，更增添了它森严的气氛。当然，生活和工作在围墙里边的人，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人们各行其事，一切都显得正常。

不过，随着边境形势的日趋紧张，邻国的谍报人员，对这个“信箱”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也是带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信箱”的保卫工作，也自然得到了相应的加强。那位年迈力衰、长期病休的保卫科长被免去了职务，而由一位刚从边防部队转业
的干部——陈西树来接替他的工作。

今天是星期日，为庆贺乔迁之喜，陈西树请了几位好朋友到家里聚餐。他的妻子梁玉琼在K市

惠桥医院当医生，今天恰好轮到她值班。再说，夫妻俩一个在边疆，一个在城市，两地分居十多年，家务一直都是梁玉琼承担。陈西树觉得如今调在一起，也该他来当一当“家务主副（妇）”了。于是，今天他系上了“主妇”的围腰，煮饭、炒菜全包了下来。那个只有五岁的女儿佳佳，在一旁为他摇旗呐喊，倒也增添了无限乐趣。

下午六点半，客人们陆续到齐了。房里弥漫着糖醋、葱姜和糊辣椒混合的香味，引诱着人们的食欲。一盆盛开着红色花朵的玫瑰，放置在显眼的茶几上，也不甘示弱地飘溢出清香。不一会，陈西树解下了围腰，伸手把崭新的春花色窗帘分成两片。西下的阳光，照射在酒席上：凉拼盘、烤鸭、汽锅鸡、鸡蛋炒番茄、醋溜鱼片、花生米、爆炒肉丁、色拉等等，中、西式的及中西结合的佳肴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香味，等待着人们来尽情地品尝。

客人们当中有一位名叫郭保城的，当年在部队上是陈西树的领导，现在是K市公安局副局长。他指着桌子，幽默地笑着说：

“西树呀，刚回来几天，就把小梁做饭的十八般武艺全学到手啦？”

“那里，这本事也是在部队上学会的呀。”陈西树得意地搓了搓手，望着郭保城说道，“你忘啦？你在团里当保卫股长的时候，逢年过节部队会餐，你不是常找我去炊事班帮厨吗？”

“啧啧，郭副局长倒有远见哪！当年培养的做菜师傅，如今倒享上口福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打趣道。

“这倒是冤枉我罗！”郭保城呵呵笑了，脑门上挤起了一道道欢快的皱纹，“北京饭店是需要培养大师傅。可当年，我更希望西树成为反间谍的人才。”

“对对对，这也说明郭副局长有远见，今天西树所站的岗位，不同样需要当年的本事吗？……”人们兴高彩烈地说笑着依次入座。

客人们坐定之后，还空了一个位子。现在已经是六点半了。往日，梁玉琼总是准时在这个时刻进门的。可今天怎么还不到呢？陈西树站了起来，从窗口望去，大门外那条直通“信箱”的林荫道上，仍然不见妻子的踪影。想必是她有什么重病人需要抢救吧？陈西树旋开酒瓶盖，给客人的杯里一一斟上了长白山红葡萄酒：“算啦，也许玉琼的医院里有事。我们边吃边等吧！”

客人们只好把葡萄美酒举了起来。陈西树举起酒杯与客人们一一碰杯。席间发出了叮当叮当的喜悦的碰杯声和祝贺声。正当陈西树举杯将饮的时候，突然传来了电话机叮铃铃的响声。好在电话机就在身旁。陈西树右手举着酒杯，左手抓起电话机。

“喂！你是陈西树同志吗？”

“对，我是。”

“你爱人在回家途中，在弯腰树被一辆摩托车撞下公路，现正在医院抢救……”

“什么什么？”陈西树大吃一惊，手中的酒杯咣当一声掉落在地上，“危险吗？”

“正在抢救……”

这样含糊的回答，使陈西树的心灵上又受了沉重的一击。他握不住电话机了，手一松，耳机啪地掉落下来。

“喂，喂……”耳机里仍发出呼唤。

郭保城一步跨过去，抓起了耳机说道：“我们马上就来。肇事人呢？”

“当时就溜走了。如今不知下落……”

话音未落，陈西树已经打开门，跨了出去。客人们一个个都吓呆了。出了这么大的祸事，还庆贺什么“乔迁之喜”呢？人们把斟满了酒的酒杯放在桌上，也跟着陈西树走了出去。只有佳佳惊慌失措地追到门口，大声呼喊道：“爸爸，爸爸，妈妈怎么啦？”

郭保城显然比较沉着。他放好电话机，抱起了佳佳，亲切地说道：“佳佳，看好家，你妈妈很快就回来。”

说完，郭保城放下佳佳，把门轻轻地关上。佳佳在屋里拍打着门板，“呜呜呜”地啼哭着：

“妈妈，妈妈呀……”

很晚了，秦冬光才骑着摩托车回到“信箱”。虽然他还没有吃晚饭，但并不觉得饥饿。天色擦黑的时候，他骑着摩托车到了湖滨。那时，湖滨饭店正要关门停业。他还是顾不上吃饭，却把摩托车开过饭店门口，驶到了湖滩的背静处。潮湿、柔软的沙滩，陷住了车轮，他只好下车来推行。推到一棵老柳树下，他把车支起，便脱了鞋，下到湖水里。他用双手屏水，不停地冲洗着车轮和车身。然后又用抹布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不一会，一阵阵晚风从湖面上吹来，浪潮哗啦啦地扑到沙滩上，拍打着老柳树的树身。但这时，秦冬光早已退到较高的湖滩上了。他看着一层层波浪冲上来，退下去，又冲上来，再退下去，仿佛想到了人生的命运。在凛冽的湖风中，他不觉感到寒栗。于是，他只好骑着摩托车回家了。

此时，他打开房门，拉亮电灯，才把摩托车推进屋里。他是“信箱”的电工，这屋子既是宿舍，也是他的工作室，自然也是他的车库。除一张床铺，一张写字台外，还堆放着一些电工器材。就在他停车的地方，还放着一只白色的塑料桶，里边装满了汽油——是他找驾驶员要来的“社会油”。如果没有这种“无私的援助”，他说什么也不会买摩托车的——虽然摩托车也是廉

价从难侨那儿买来的。

不知是心情烦乱，还是屋里的东西放得太乱，秦冬光觉得很不好受。他倒在床上仰面躺着。可是他一睁开眼睛，看到了蚊帐顶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在向他微笑——那是他热恋中的李小兰送给他的一张染了彩色的照片。他之所以把它夹在蚊帐顶上，自然是为了天天看到她……

此时，看到李小兰，秦冬光象触电一样地挺身而起。他突然想起和李小兰的约会——六点半在屋里见面。现在，那个美妙的时刻早已消逝了。不过，他们之间还有一个规定：如果对方不在家，就把要说的话录在“留声磁带”上。秦冬光的收录机就放置在写字台上。他接上了电源，按下了开关。于是，那两个喇叭的收录机便开始说话了：

“冬光：你怎么不遵守时间？今晚我要值班，只好走了。你的衣服洗好了，压在枕头底下。吻你。你的小兰。”

“是她，是小兰的声音。”秦冬光掀起枕头，看见他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折得平平整整的，还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清香。

由于秦冬光忙去看他的衣服，收录机仍继续开着。李小兰的录音完了以后，紧接着传出一个变了腔的不男不女的声音：

“你撞上的好事，不要以为除了你，就没有人知道。你如果想得到解脱，今晚零时到荷花

池出水口处，左起第十五棵老柳树，树洞里有你需要的指路明灯。注意：过时不候。”

“你是谁？”秦冬光下意识地朝着喇叭问道。

“沙沙沙……”收录机传出一阵嘈杂的音响。不可能再有任何回答。

“这是谁呢？小兰是有钥匙的。她走后，忘了关门？谁又能进这屋呢？”秦冬光苦苦地思索着，想不出这象是谁说的话。额头上冒出一颗颗冷汗，心儿在慌乱地跳动着。渐渐地，他感到手指有点发麻。一想到他出的那件事，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在屋里急速地踱着步。写字台上的闹钟，在静夜里发出滴滴嗒嗒的行走的声音。他一看，已经十一点过一刻了……

“唉，管他呢，去那儿看看再说。”秦冬光握起右拳往左手的掌心一击，下了去荷花池的决心。他走近写字台，取下收录机上的磁带收藏好，又拉上窗帘，让屋里的灯照常亮着，这才轻悄悄地开了门，又轻悄悄地拉上暗锁，向后院走去。

秦冬光知道，这时再骑摩托车出去，一定会引起怀疑。他熟悉“信箱”的每一个通道。从前他出去跳舞，回来晚了，怕去叫门，就从一个排水沟的空洞爬进来。今晚，也只好再走这条老路了……

十一点五十分，秦冬光来到了荷花池的出水

口处。今夜星月黯淡无光，出水口的流水，象一条粗大的银蛇垂吊着，发出潺潺的声音。池边岸上，生长着一棵棵弯腰驼背的老柳树。秦冬光从左边数起，走过一棵又一棵柳树。当他来到第五棵柳树下时，只见前边的柳荫下，飘出一个黑影，但很快就消逝在远处的树林中了。

秦冬光一惊，停住了脚步。这时，荷花池一切又复归于寂静，连出水口的流水声都听不到了。一阵风掠过池面，泛起一片微光闪动的水波。秦冬光心想：那黑影也许就是等他的人，看到他按时来了，才离去的？或者，这一切都是早已设置好的圈套，自己不过被人牵着鼻子走罢了？唉，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走就走吧……

秦冬光加快了脚步，穿过一棵柳树的阴影，又越过一棵柳树的阴影。他默默地数到了“十五”，来到了一棵树身倾向水面的柳树下。谁知他一靠近树身，突然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巨响：

“扑噜……”

“叭！”秦冬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慌忙卧倒在地上。

随即，他看见一团黑影飞离了老柳树。池面上洒下一声声孤寂的啼鸣：

“嘎，嘎，嘎……”

“哦，原来是惊飞了一只水鸟！”秦冬光判明情况后，为自己刚才的一场虚惊而后悔不迭。他两手用力一撑，猛地站了起来。他伸出右手摸

索着老柳树的树身。那粗糙的树皮，传来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他不敢用打火机照明，只好又伸出左手，两只手一齐去摸。他终于在齐头高的树杈上找到了一个树洞。不知是喜还是惊，接着他又在树洞里抓到了一件小东西，仿佛是纸卷。他把这物件揣进衣袋里，又伸手去摸了摸。树洞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大概就是那个奇怪的声音所说的‘指路明灯’了吧！”秦冬光把手伸进衣袋，抓住那个纸卷，默默地想着，慌忙地离开了荷花池……

3

西天的云霞，象血一样红。最后一缕阳光，退出了办公室。陈西树抬起手来，看了看表，早已超过了下班时间。几天来，他早上班，晚下班，一直守在办公室，希望能够得到公安局的电话：“肇事人已经查明……”可是，始终没有一点儿讯息。看着那即将沉落的夕阳，他又想起梁玉琼的惨死：他赶到医院时，她早已停止了呼吸，额头还有暗红的血痕。是谁撞着她的？摩托车的车号是多少？她什么话都没有留下一句。失去亲人的痛苦，化作对亲人的无尽的怀念。他俩虽然结婚十多年，但共同生活仿佛是才刚刚开始。过去的日子，除了暂时的相会，便是匆匆的离别；一个在边疆，一个在城市，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眷恋。不容易呵，盼来了相聚那一天。他

们紧紧地拥抱着，两人同时说出了一句长久隐藏于心底的话：“今后永远也不分离了！”可是，这样的日子并不长，她却永别而去。……

生活，对有情人竟是这么无情。如今，留下了他，和他们的女儿；留下了悲痛思念和思念的悲痛……想到女儿，陈西树的心又紧缩了起来。昨天，他去幼儿园接佳佳时，佳佳眼泪汪汪地对他说：“爸爸，从前妈妈接我，我是第一个离开幼儿园。现在，你接我，我是尾巴一个……”

“好，爸爸明天早些来接你。”陈西树想起昨天对佳佳的许诺，看来今天又不能实现了。他急忙关好窗户，锁上办公室的门，急匆匆地向幼儿园走去。

幼儿园早已关上了大门，莫非佳佳自己跑回家了吗？陈西树感到一阵内疚，回家的脚步越走越快了。

一走进宿舍区，陈西树就听到了佳佳的哭声。他一急，便半握拳头，跑起步来。等他来到住房的窗下时，佳佳的哭声停止了。再一细听，原来从他家的窗户飞出一阵柔美的女声独唱。

孩子啊，睡吧，睡吧，

你枕着洁白的茉莉花，

你盖着美丽的彩霞，

在妈妈的守护下，睡吧，睡吧……

呵，这是那支有名的《摇篮曲》啊！梁玉琼生前最爱唱这首歌，佳佳也最爱听她妈妈唱这首

歌。如今，是谁在唱呢？

陈西树推开房门走进家里，只见一个身穿桃红色毛衣的女人，面向窗户，背朝房门，在抱着佳佳，轻轻地摇着，轻轻地唱着。也许是听到脚步声渐近了吧，那唱歌的女人转过身来……

“呵，是罗医生呀！”

陈西树当然认识她。她叫罗叶，是“信箱”卫生所里的医生。罗叶与梁玉琼是医学院的同学。不过，她比梁玉琼长得漂亮多了。见陈西树回来，罗叶微笑着，迎了上来：

“老陈，你也太忙了吧？忙得总是顾不上接孩子。刚才我下班路过幼儿园，所有的小朋友都接走了，就剩下佳佳一个人在那儿哭。幸好她脖子上挂着钥匙，要不然，我还没办法领佳佳进家呢！”

“爸爸，爸爸，我要爸爸抱！”佳佳伸出两只小手，嚷嚷着。

“真对不起，罗医生，麻烦你啦！”陈西树从罗叶的怀中接过佳佳，亲了一下佳佳的小脸蛋，“佳佳，爸爸明天一定早点去接你！”

“爸爸，你骗人！”佳佳用手拭去了陈西树留在她小脸上的口水印，“我要罗阿姨去接我。天天都要罗阿姨去接我！”

“这样吧，接佳佳的任务，就由我包了吧。”罗叶伸手去轻轻地摸了一下佳佳的小脸蛋，“不然，佳佳也可怜。而你又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罗叶见陈西树没有立即应允，便又接着说：

“上班下班，我都要经过幼儿园，我们住得又很近，挺方便的。”

“我要罗阿姨接，我要罗阿姨接。”佳佳用小手扳住陈西树的脖颈，嚷嚷着。

“好吧，如果我很忙的时候，超过下班时间也还没有把佳佳接走，那就请你代劳啦！”陈西树说完，放下佳佳，就要去伙房开火门做饭。

“不，爸爸，我要你抱。你还没有好好地抱过我呢！”佳佳搂住陈西树的脖子，说什么也不愿下去。

“算了吧，做饭，也不是你们男人的事。”罗叶走进伙房，把梁玉琼留下的围腰系起，边说边打开了火门，“老陈，你就好好领佳佳玩玩，这顿晚饭，也由我包做啦！”

陈西树抱着佳佳走近了罗叶，脸上显露出歉意的表情：“哎，实在不好意思呀！”

“何必说见外的话？”罗叶拿起一根铁钎捅着火门；蜂窝煤冒起一股股黑灰，“我和玉琼是同学，我们象姊妹一样亲密。如今她不幸去世了，我帮着招呼招呼家，也是份内的事情呀！再说，我是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的……”

陈西树听梁玉琼说过，罗叶的丈夫是个无线电技师，一年前得急病死了，连孩子都没有留下一个。陈西树本想对她说：“那你也该找个人了。”但霎时间，话到嘴边又忍住了。是啊，现在由他来说这样的话，已经不太合适了。虽然这

句话，陈西树是听梁玉琼对罗叶说过的。

“爸爸，罗阿姨做饭，你教我唱歌。”佳佳又想出了新主意。

自从梁玉琼死后，陈西树出于对妻子的怀念，更加疼爱女儿了。凡是佳佳提出的要求，他几乎没有不答应的。可是，教佳佳唱什么歌好呢？

陈西树正在考虑的时候，罗叶提出了建议：

“老陈，你不是会唱日本民歌《樱花，樱花》吗？就教佳佳唱这首歌吧！”

“好好好，我听爸爸唱过的。”

陈西树执拗不过，只好唱了起来：

樱花啊，樱花，
三月里盛开的樱花。
樱花啊，樱花，
晴空间灿烂的云霞。
她不怕狂风吹，
她不怕暴雨打……

陈西树唱完一遍之后，又一句一句地教佳佳唱。佳佳唱的时候，罗叶也插进来跟着唱，仿佛陈西树是在教佳佳和罗叶唱似的。歌声飞出窗外，在苍茫的暮色中飘荡……

4

一弯新月，象一片金黄的柳叶，斜挂在柳梢头。夜色，是在万家灯火齐明的时候，霎时间降临大地的。

一只乳白色的灯泡放出柔和的光辉，照耀着罗叶亲手烹调的佳肴美味。这是在梁玉琼死后，这个家里的第一顿丰盛的晚餐。陈西树用感激的目光注视着罗叶，请她入席就餐。罗叶解下围裙，微笑着坐在佳佳的旁边。陈西树倾起红葡萄酒瓶，往高脚杯里斟酒。就在这时，窗外闪着异样的红光。陈西树扭头望去，红葡萄酒倒歪了，漫流在桌子上……

陈西树把酒瓶“咚”地一放，几步跑到窗前瞻望：啊，西北方向的房屋起火了。浓烟和火光，直冲天空。陈西树转身过来，抓起电话机，拨了一个火警的号码。电话立即接通了。陈西树大声地说道：

“我是七百七十七号信箱，我院房屋起火，请消防队速来……”

说完，陈西树撂下电话机，就向楼下跑去。身后传来了女儿的哭喊：

“爸爸，我怕，我怕……”

“不怕，佳佳，有罗阿姨在……”罗叶还说了什么，陈西树便听不到了。

陈西树向着火光跑去。不一会儿便到了起火的地点：啊，原来是电工房……

这是十分危险的场所啊！陈西树很快就组织到几个人，开始了灭火的战斗。后来，消防队赶到了现场。大家同心协力，很快就把大火扑灭了。